

失重岁月

SHIZHONGSUOLYUE

梅毅著

当代白领的众生相
边缘生活的原生质
无奈与迷醉
一段流逝的青春时光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失重岁月

梅 毅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重岁月/梅毅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1

ISBN 7-5039-2119-6

I. 失… II. 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4809号

失重岁月

著 者 梅 毅

责任编辑 贺 畅

封面设计 海 冰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37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19-6/I·948

定 价 1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

人在年纪稍大一些的时候总喜欢伤怀往事，特别是一帮不大不小的作家在他们小资情调极浓的随笔里总是坐在哈德逊河畔、泰晤士河畔、塞纳河河畔、多瑙河河畔以及什么密西西比河河畔，总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河边幽谷回忆往事——大都是思念起插队时当牛做马的小县城里丑姑娘红头绳的期盼以及陕北小镇黄土路上吃干粮头朝黄土背朝天作面朝黄土背朝天，下里巴人时期的种种苦楚。当然很少有人在这柬埔寨吴哥窟边上、印度恒河岸上看着河里漂浮的烧了半截的尸体思古怀今大发幽情。我也未能免俗，二十四岁第一次出国到北欧，领带倍儿直西装笔挺提着一个紫红色公文包随着几个银行的大行长们倚在风光旖旎的斯德哥尔摩桥栏上十二万分激动地想学作家们抒一把阔后想穷家的乡愁，不料赫尔辛基旧货市场的便宜货比任何好风光都吸引我（当然还有我们）。当时出国不容易，补贴还是严格地按三十美元一天包干，不像现在的金融类公司等大型牛 B 烘烘的

机构，出国以后五星级酒店外加吃喝嫖赌实报实销。非常形而下的低俗趣味只能使骨子里的穷硬气完全暴露出来。

所谓成长的过程说穿了就是从信到不信的过程，就是悲哀地发现头发一天比一天稀薄的过程，就是辛酸的精神挨操的过程，就是从一个天真鲁莽的“坏”青年变成一个世故的油腔滑调的老好人的过程。成熟一定会是沉甸甸的。我在巴黎的时候（此时我没有一点大、小作家牛 B 向外宣传我出过国的狂妄与炫耀心情），法国首都一月份冷雨绵绵，站在电影《新桥恋人》中的新桥上，望着桥下浑浊奔涌的塞纳河，忽然领悟出一种东西——人有时确实会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才能回首往事，只有在这远离了熟悉环境的地方才能完全放松神经，才能真正地看清自己和过去。迄今为止我到过巴黎三次。第一次给几个银行界大官儿当翻译，住五星级宾馆，吃一人一千二百法郎标准的法国大餐，坐一天三百美元租费的豪华包车，受一帮当地大商人非常革命友谊的招待，在七月阳光灿烂的季节里游逛香榭丽舍大道和枫丹白露，感觉这个活色生香的巴黎真他妈美极了。第二次到巴黎逊色了许多，也是当陪同翻译，随公司一帮中层干部到巴黎“公干”——真正到国外公干的不到百分之一（公干可以解释为用公款干事），绝大部分“出国公干”是对小干部们平时舔腚拍马的一种豁然而又大度的酬劳。当然这趟标准就低多了，三星级酒店，中餐馆旅游团级别的包餐，旅行社叮哩咣啷的大巴包车，无论如何，还是

基本不用花自己兜里的钱，除了陪那些智商低下的小头目们到名胜风景区到处贼逛以外，感觉基本不错。第三次到巴黎是自费探亲。我女朋友同我年轻时一样把法国向往得像天堂一样，学英语出身的人非得到法国弄个法语 MBA。恰值二〇〇〇年千禧之庆，我拎了一大包感冒通胃必治创可贴五香牛肉鱿鱼丝乘坐越南航空，从香港飞河内，从河内又转飞阿联酋的迪拜，最后熬了二十三个小时才到巴黎无非是为了省三千法郎在巴黎花销。出惯了公差，花自己一分钱都觉得肉痛，加之恨自己不是官员又没有当官的老爸又不会舔领导的痔疮屁股，只是小职员一样每月领取定数的工资，送女朋友到巴黎去读两年 MBA 已经接近山穷水尽，故而能省就省。这样一来在感觉上就大打折扣，到迪拜转机时还赶上几个阿富汗穷棒子把架飞机劫了停在当地加油，又耽误了几小时，到巴黎时已身心俱疲，灰头灰脑地从戴高乐破旧肮脏的机场里走出时我女朋友差点认不出我——很像个第一次出国的越南干部。

再也没有三百美元一天的豪华包车 Limousine 了，甚至连旅行社肮脏霉臭的中巴大巴也坐不上，只能买八十二法郎一张的地铁周票，天天夹在一帮贼眉鼠眼的温州人和驴高马大的阿拉伯兄弟们中间挤进挤出，一口一个 Pardon（法语：对不起），完全丧失了旅游的好心境。千禧年除夕庆祝活动有一百五十万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挤在香榭丽舍和艾菲尔铁塔四周，总共有三次我差点儿被挤死或踩死；用来倒数的电子计时钟两年多一直都在铁

塔上闪耀，到最后关头差几个小时却坏了，幸亏烟花还够壮观，让我多喝了好几杯香槟，接着就是庆祝后的后遗症，一百五十万人只有五十个流动厕所，香榭丽舍大道两边就成了蔚然壮观的露天厕所，兄弟我实在憋不住，微醺之中无限陶然地和几个不知从哪国来的洋哥们儿一起贴着个卖杂货的小亭子美美地撒了一泡尿。十几米铁栏以外一法国警察正面红脖子粗地维持秩序，据说当天法国政府曾警告随地小便会罚三千法郎，但人怎能叫尿憋死，特别是香槟酒形成的下压冲力。法不责众的观念看来洋哥们儿也有，洋姐们儿（包括我女朋友）也岔进香榭丽舍大道旁的路边，拐进一个教堂后面的花园灌木丛齐齐蹲下方便。真他妈的壮观，二〇〇〇年千禧的除夕，巴黎成为一个无比巨大的厕所，成吨的尿液奔涌在无数诗人们讴歌不尽的那么有历史那么活色生香的爱情大道上！

二〇〇〇年元月二日，我爬上冬天巴黎凯旋门的顶层，很想对过去近三十年的往事伤怀一把，回国以后也能对周围的阿猫阿狗诉说我彼时豪迈云天的情怀。手搭凉棚四下望，阴霾的巴黎冬天里，香榭丽舍在残枯的树枝下破败狭隘，远远不如我们翻新以后的天安门广场壮观。此时此刻肯定也有某个法国孙子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搭凉棚四下望，他肯定心中惊诧妈呀马可·波罗的黄金国真让人从心底叹为观止，他肯定想不到一个中国哥们儿站在凯旋门上像只泄气的皮球看着法国的衰败。为千禧年庆祝而搭建的一溜儿摩天轮正在大卸八块准备运走，

使得巴黎的中央大道很像是法国人刚刚失败的战场，只不过是钢铁轮子冒火的坦克换成了现在五彩斑斓的游艺摩天轮部件。

他妈的，我都快三十岁了！

这是兄弟我想了半天想怀旧望远之后惟一想起的感慨。

二

一年前第一次见到许逸飞是在一个常人看来颇为古怪的场合。

“许逸飞可真是个天才，才华横溢，二十二岁起就陆续在《萌芽》等纯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还称得上是个翻译家……当然也很倒霉，写东西得罪了市内大银行的几个领导，一直被人整得生不如死……典型的落魄型天才。天才！”刘明刚大学毕业，工作不到半年，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我知道每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都有这种通病：易激动，爱崇拜人，又好奇，逮着一个疯子或神经不健全者就认为是至圣超凡之人，典型是那种大学校园里养成的蚰蚰。他絮叨久了，我心里也很烦，被他拉着勉强去参加一个当地几个诗人作家的“文学”聚餐。在我内心之中，早已勾勒出许逸飞的轮廓：一个苍白的瘦子，神经质的脸上架副深边眼镜，一双疲惫的眼和一张喋喋不休的嘴——总之一定是个典型的空想主义者。

赶上加班陪上级公司调研部来的几个人吃饭，我比约定时间晚了近一个小时，才匆匆赶到位于八卦路作家们聚集的千里香酒楼二楼一个包房。推开门，酒气汤气火气加上汗酸脚臭气挺浓，胖子瘦子长长短短加上刘明七八个人正狂喊夜叫地劝酒使令，没有一个长相齐整的人物。一一握手寒暄后，我发觉并没有许逸飞这个人，接到手里的名片绝大部分是广告公司策划代理之类还有两个是某个从来没听过名字的野鸡杂志的编辑，就这也算得上是文人荟萃，我呸！

刘明大概几杯“古绵纯”下肚有点高兴，搂着我的肩拍着我的背附在我耳边说，“……许逸飞正在另一个房间里和小姐谈心。”他打开门，也不管我屁股还没坐热菜没吃上一口，连拽带推把我拉到走廊尽头的的一个包房。推门一看，见到的场景很滑稽很突兀：一个小姐俯腰着扶在一个椅背上，头发散下来盖住脸看不清模样。一个男人，三十一二岁的样子，微胖，头发浓密且黑，大概曾经很英俊，不过双下巴和微凸的眼袋令原本的一张好脸显得十分市侩气，正聚精会神地站在小姐背后不紧不慢地做运动。

“许逸飞，这是许逸飞……”

刘明看到这场景，头发碴子兴奋得都立起来了，站在原地又跺脚又搓手。我有些发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许逸飞脸上没有丝毫的惊诧，就像一个宣淫的王公无视出入端茶送水的仆人那样没有什么表情，甚至连运动的频率也没有丝毫改变，依旧不紧不慢地照做不止。他只

是略微抬抬头，眉毛挑了挑，双下巴因头微微上扬而使得脸看上去年轻了那么一两岁。

“嘿，刘明，你好，那位是……”

许逸飞似乎不是在做什么运动，气不喘神不乱似乎在他家的书房里见客人。

“咱在饭桌上见，饭桌上见……”

我赶忙打个招呼退出来，主要是自己觉得尴尬，暗想如果我正与某位女士欢爱时突然闯进两个大活人，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公开场合，非惊吓得器质性阳痿不可。

“苏格拉底说过，‘一个人整天大部分时间在心里所想，就代表那个人灵魂的象征……’，可我天天就想着fuck，fuck，fuck，早上晨勃，在办公室看着我办公桌前面一个大屁股女同事想入非非，当然那女人不能看正脸，一副近视眼镜一口上海湖南话，让人倒胃……吃完饭更是躁动异常，妈的，三十一二岁的人，还这么‘干什么都有劲’，如此推理，按苏格拉底的说法，我的灵魂就是一只坚硬异常的老二……呵呵，真好笑，好笑！”许逸飞神采飞扬，一点儿不像别的男同志敦伦以后总有点脸色苍白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甚至两眼大呈恍惚状。他不，满面红光，一扫晦气，双眼灼灼，嘴唇鲜红，圆圆的微胖脸蛋子滋滋润润，很像刚从蒸汽浴室中出来。“啧啧，啧啧，酒色藏孤愤，英雄受众疑”，刘明在我身边小声对我说，那表情就像他面前坐着的是拿破仑徐渭唐伯虎似的什么人，无限景仰而又内心向往之。

我在这个南方城市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许多装疯卖傻均系空虚之辈，easy come, easy go，根本不当一回事。许逸飞这样的人物真是少见，总以为会见到一个颓废沮丧的被岁月和生活摧残的文人在酒席上喝两小口酒伤怀自己的身世和大叫怀才不遇，孰料倒见了这么一个不三不四的奇特的人，有那么一两瞬间简直让我涌起一种很想同他成为好哥们真朋友的冲动，这确实是一种久违的感觉。南方城市，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益还是利益，任何人在一起吃饭打麻雀打高尔夫蒸桑拿做爱喝茶都是有目的性的，这种看似污七八糟的文人相会如果排除几位前诗人前作家拉广告的企图之外，简直算得上是纯洁纯友谊的相会了，更绝的是，谁也不谈人生理想和十二万分高贵又二百二十万分低贱的文学。

三

“噢，你是东北人，好，我来自天津，华北人，按地理方位也算是半个老乡……东北人好，爽朗，直率，豪放……”同许逸飞正式在工作场合相见，我有些讪讪，没话找话地接话头奉承东北人两句。实际上我所接触的东北人并不多，最熟的倒是电视上赵本山以及宋丹丹演的小品那些操着浓厚东北腔的演员。

刘明上着半截班非要拉我出去喝下午茶，说顺便去商业合作信用社叫上许逸飞一起聊聊。看看旁边办公室结算部的经理南闻全不在屋内，又想那天许逸飞古怪的行为和言语，没等刘明怎么磨泡我就答应下来了。出公司大门正见着总经理秦清云低首拧眉往楼里走，刘明此地无银三百两地点头哈腰说：“秦总我俩去渣打银行结算部送单据。”秦总连头也没抬，刘明弄个灰头灰脑的没趣。

乍听许逸飞的公司名称总以为合作信用社是个小地方，到地方一看才知道信用社总部也拥有一栋二十层高

的大楼，属于金融单位，类似具体而微的商业银行，大厅里有经济警察守卫，贷款会计储蓄汇票业务一应俱全。

“哥们儿，别涮了，把东北人说得这么好，你心里肯定不这么想……”许逸飞倚靠在信用社五楼贵宾室的大皮沙发里，很友善地看着我。“爽朗、直率、豪放……我操，好词儿你全用上了，同人交往前，千万别先入为主，以为东北人就直，广东人就滑，根本不是，哪个地方都有好赖人。我在这城市混饭吃的几年里，从头到尾害我的都是老乡东北人，倒是有几个广东、江苏、湖南等南边长大的朋友在危难时伸手扶了我一把……我们东北人表面特热情、特大大咧咧，见面交朋友先吃小亏，面子上焐住了你，然后让你觉得我们特大方特义气特别不拘小节，一定使你觉得你欠了我们的大人情，然后反过来占你大便宜，吃了你喝了你用了你害了你还让你觉得特别欠我们的，特别不落忍……”

许逸飞一番谈话使我很是有些尴尬，真少见自己贬低自己同乡的人。像我这么个天津人虽然小时候喝海河咸水长大，在外地司机摸不着北的迷糊小胡同里度过童年，出门在外逢人也大讲特讲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多香多好吃，实际上想起那又甜又腻的东西我就胃里不舒服。

“……嚯，你们这单位真气派，贵宾室这么大，桌子上的鲜花天天换吧？”环顾有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贵宾室，我没话找话说。毕竟与许逸飞不熟络，刚开始打交道也不知道谈些什么才好。

“大，当然大，国营单位有的是钱，又是金融机构，当然得把门面搞大，要不企业储户谁会把钱放进来拿出去。”许逸飞一脸怏怏。他工作时间穿身深蓝色西服，系一条深色领带，很像是个高级管理人员。

据刘明讲，许逸飞原先在一家很大的商业银行做资金科长，几年前金融类研究生在银行里还不多，算得上仕途得意前途无限，不料想半截被北京总行调来的一个处长害了一把。那人也是他东北老乡，四十来岁看上去很善良的东北大妈样。当时管外汇的副行长指使一个处于绝经期的老娘们陈淑淑处长把外汇存入到行长哥哥任职的一个什么海湾地区商业银行在中国开的分行，岂料这个银行是中东一个金融骗子经营的，又洗黑钱又高负债，一下子就倒闭了，许逸飞所在的国营商业银行存入该银行的五百万美金一个子儿也追不回来，总行往下查，东北老娘们儿先把自己挑出来洗干净，当着副行长的面向总行下来调查的人讲是自己手下的许逸飞在海湾商业银行有私人关系，许逸飞自作主张，利用职权把那笔钱存入那个骗子的银行，而她自己作为主管处长只有领导责任。“……一天管那么多笔单，不可能挨个银行去调查底细；再说小许说那家海湾银行基础雄厚，国际知名。”听老娘们儿这么一讲，副行长当然低头不语，本来他紧张得觉得这次裁定了，经东北老娘们儿这样一讲，觉得把许逸飞抛出去还真能找个替死鬼。趁中午调查人员吃饭休息的时候，副行长和老娘们儿两个人把许逸飞叫到办公室，副行长亲自倒水点烟，很让许逸飞受宠若

惊了一把。“小许呀，那五百万美元存款的事情搞得有些复杂，能不能你先把这事担下来，先把你关系转到下面支行去，等风声小一点，再把你弄回来，怎么也干个处长。”副行长语重心长。

“小许，事情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银行每年的不良贷款海了去了，天文数字，上面查也是走过场，这事你先挡一挡，我和姬副行长怎么也忘不了你的帮忙。”老娘们儿一脸慈祥，很像电视剧《渴望》里面贤惠的刘慧芳。

稍有专业知识的人都明白，这么巨额的储蓄许逸飞小小一个科长根本没有任何可能自己做主存入海湾银行，他本来的业务是同业拆借，手头倒是有几千万几千万的同业拆借款项，但都是从头往下走，分管外汇的副行长先宏观地根据利息、利率等走向判定卖出或买入，中间的处长协助定夺，最后才命令许逸飞填单签名进行存储或买卖。如果把这事情担当下来，就等于是把银行操作流程倒转过来。“小许，平时姬副行长和我待你不薄呀，你就挡一挡嘛，给总行写个事情经过的报告。”东北老娘们儿一副善良老大姐的样子，甚至不顾身份声音发颤眼中闪烁出晶莹透亮的大泪花。姬副行长立在一旁也殷切地看着许逸飞。

许逸飞咬咬牙，士为知己者死，领导这么看重自己，怎么也得出把头。毕竟当时这哥们才二十五岁年纪，涉世太浅。他饭不吃水不喝，奋笔疾书，下午两点半就把报告交给了总行调查组。调查组组长是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人，也长着一张亲切不骗人的脸，操着一口听上去

让人特舒服的京腔，看报告后还安慰他，“年轻人，有勇气敢于承担责任，我们银行系统就缺你这种有开拓能力又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放心吧！包你没事！”调查组组长不是不懂业务，更不是看不出其中的蹊跷，他和姬副行长在总行当科员时是好哥们儿，现在有事儿怎么也得托一把，加上互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他深知姬副行长进了局子没准会把自己的什么事捅出来。

三天之后，市分行行长亲自把许逸飞叫了去，很严肃和惋惜地看了许逸飞有一分钟，然后很沉重地对站在身边的人事处长说，“你宣布吧。”人事处长清清嗓子，小声说，“许逸飞同志因涉及我行五百万美元贷款给海湾银行一事，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经过严肃审慎的调查，没有发现其涉及刑事责任，但为严肃行纪行规，予以许逸飞同志除名处理。”许逸飞一听马上蒙了，还以为行长叫自己上来是通知他到下面支行工作的事情，万万没料到是这结局。他结结巴巴辩解半天，鼓足勇气把姬副行长和东北老娘们儿处长怂恿他的事全摊出来。行长只是仔细地听，脸上没什么表情。沉默半晌，行长开言，“老弟，我确实也没有办法，总行指示这样做，谁让你自己写报告给调查组呢！”

“那是姬行长和陈淑淑处长让我写的，我冤！”

“可谁也没有站在你身后用枪指着你写呀。”行长涉世颇深，心里明镜似地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为了大局起见，他只能对许逸飞略表惋惜而已。

许逸飞气昏了头，跑到姬副行长办公室准备大闹，